



· 17248

北平孫承澤著

刑部二

慎刑

葉良佩曰夫刑法者禮之輔也禮者頤潤而法者震
曜禮者身軀而法者手足禮者主君而法者弼佐彼
此相須以爲道蓋闕一不可焉者也賈生之論取舍
固嘗貴禮而賤刑矣彼有所激而云爾也非聖人制
作之本意也彼見嬴秦滅詩書而首法令其極也民

怨而風衰而秦遂以亡國故爲是抑揚之說欲時君
矯而歸諸正爾乃若聖人之意其制刑也正所以輔
禮是故出禮則入於刑何以明之夫君令而臣恭父
慈而子孝者禮也反是而不恭不孝則有刑吉凶賞
軍嘉各有儀節禮也反是而猖狂自恣悞慢匪變則
有刑故曰刑者禮之體貳也聖人之所藉以平治天
下之道蓋莫要於是矣是果聖人創而爲之乎則非
聖人創之也昔者臯陶爲理嘗陳其道於帝舜矣曰
五禮五刑壹皆天之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

失爾子孟子曰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寧竊負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陳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由是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事若是者何哉其意以謂吾之所以爲天下者以禮而已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守之乎臣之於君猶君之於天也昔者石奢爲楚王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法不忠乃伏劬死張釋之爲漢

廷尉人有犯蹕奏當罰金有盜高廟玉環當棄之市文帝大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固諍弗易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惡天子之怒人情之所甚恐也乃二子獨若是焉何哉所以爲君上守法也故臣之法受之於君者也若不能爲君守法則失其所以爲臣君之法受之於天者也若不能自守其法則失其所以爲君誠使君臣各得其職則法行法行則禮立以禮爲天下其升而爲大猷也何有先儒謂律爲八分書蓋以其輔禮

與道而言之也然則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議禮非深於禮者不足與議刑於戲刑法之做也久矣安得深於禮道如舜與皋陶者而與之議刑法哉

劉球疏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

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糧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貧者得以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賞中而憲典彰矣

致仕尚書林俊諫廷杖疏臣待罪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聖憂臣受知四朝敘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於其位以宜有微勞陛下新政之初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於其位力乞休致願蒙賜勅

給役給廬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乞氣
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
望附虛墻臣坟墓之傍備納蛻蓋前項致仕恩典及
身葬祭通乞停免以爲存歿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
遺表之義僭有獻焉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
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天辨恐未足以服其心伏讀明
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恤敘復
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儷德堯舜
於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溫旨以荅幽明慰人望臣又

聞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
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
見廷樞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氈疊靶猶牀褥數
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新詔
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
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奸生打着問喇虎殺人
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
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

調之旨今一概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
仁厚之意卽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
臣謝遣殆盡朝堂爲空伏望聖明留念旣去者禮致
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
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自近以裨聖德
圖聖政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無任懸結愛願之至
刑部侍郎呂坤自陳疏高皇帝之定律也藁凡七易
當重者自不從輕刑部之擬罪也法欲堅持寧死諫
不宜阿奉而臣以不切不果之念退縮因循致令無

罪輕罪之人吞聲飲泣有臣如此官守謂何臣聞三
年大旱爲匹婦之含冤六月飛霜囚一夫之抱屈今
刑部獄中含冤抱屈者不止二人也不平隱憤上徹
雲霄鬱結窮愁散爲氛祲臣上之不能爲張釋之之
執以悟聖心次之不能爲軼龍之法以明已志回祿
煽燭孽自臣躬伏望皇上將臣罷斥責令刑曹以後
詔獄一切奉法不得阿意奉承以損聖德以戾天和
臣卽跼伏草莽所甘心矣

刑科鍾斗慎刑疏臣按國家設官一事止屬一部而

特於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同鞫問大理寺平反總之一稟承於律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爲拳拳曲切此羣下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於今刑愈煩律意愈晦耶總惟問刑衙門於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斷獄條例茫然再經盲駁便爾牽合矣大半移情就律何嘗按律定臺卽不然而中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先後延換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

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數月傳染漸入瘴鄉一案而沈滯餘年磨累幾登鬼錄諸如此類實可涕零職非不嚴催因循終是謬爲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其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崇禎三年御史吳履中朝審疏近日者復朝審獄囚矣今日之獄囚非尋常比駢首藁項率皆公卿大臣淮南子曰庶女叫天而雷下擊景公臺殞漢書載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靈陵寢室是梁太后聽兒冀枉誅杜喬也蓋用刑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謬

蓋妖孽滋興不可不慎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堊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向者見人情玩弛日甚積習難破大加懲艾嘉與更始誠救寬以嚴而化枉爲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輒經屢更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至堅於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希合聖意不能無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好生之

本心如是也皇上敬天勤民同符堯舜臣下奉法無狀平反失宜習慣積獄之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凜然何也臣又稽會典載問刑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叅語謂口供旣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者供招多不出囚口但彫琢爲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爲主律以至中爲法情溢乎法法踰乎情皆非確擬實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勿就君以

就中中之爲言不偏無枉之謂也況內外法司當思
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不可明
制律之意體欽恤之仁任臆強合以屑越於其間哉
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
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渺小也
茲值聖王當陽多男應索凝祥集慶千古罕儔者正
惟寬仁之性上符天地卽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
清繫釋冤惓惓申諭諸臣何復妄爲揣摩不仰體我
皇上好生之德哉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讞獄俱
天心所憫惻而示皇上以敬懼者也

南刑部主事董梈求致治之原竊竊惟是非者天下
之公事偏用之則徼倖者生端而報復無已賞罰者
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習視爲固然而威勸不靈以
今人心懈弛吏道陵夷之秋而槩以尙德緩刑之說
雜陳於座右臣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言刑所求於
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今觀之竊有憂焉

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三執政也自錢龍錫以輔
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柔隨卽安危大事囁嚅莫
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
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巧用揣摩卽昭然爰書游
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啓沃之資也自楊世芳劉必
達以闕文拘謹置之司敗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爲畏
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選力捍危疆
聲名甚著偶掛彈章幾不保身王忠孝清操自矢囊
無尺縑禮數稍疎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

飲藥者懷不測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舉賢無隱也
王績燦吳執御吳彥方以薦揚纒綬而言路吞聲雖
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糾慝不避
也摘發廠衛之許國榮以鉛斤落職抵觸闈寺之金
鉉以銃門禱逐甚而馬思理高倬諫用中涓雅有風
亮以漫不相涉之草場累月繫鞫而危言賈禍宵小
益肆其鋒鏑碩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坐石
垂綬而民知耻者罰當其辜也叔季之時深文峻誅
而下不辱者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雷電日赫而恬

不知警蹇矯傲之士借以爲名高詭恢之徒匪端而
飾說可不爲深省者乎且皇上一日而欲行法則內
臣之遣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雪霜雨露
皆屬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矯竊半歸中貴今者大
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摘罰不踰時而張發憲鉅
萬贓私悉置不問邊臣餌虜養交立就榜掠而王坤
同主款議反蒙優詔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
無罰有彈駁之權而無斧鉞之凜將來鴟張又奚所
底止乎海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乎
則萬物皆安不平則百職俱隳臣身在南雖無言責
而臣職惟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敷陳伏懇聖明察
其狂瞽特昭廣大旣沛好生之仁復開改過之路庶
執政攸司益詳於明允卽蒙譴諸臣彌勸乎浩蕩矣
崇禎十年中允黃道周愼喜疏臣坐狂瞽自廢五
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盡驚聞邊警匍匐入
都萬里載途經久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頂
踵可効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阿泐忽遂
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衮裳遠

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成憂鬱淒然淚下
下緬觀自古忠盡之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
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
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疚威怵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
成痼疾正擬呼籲乞身自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
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群臣修省惕厲之曰臣
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圉浮驚寇攘式內廉恥道
衰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實無貳之臣必無以
灑發夙心湔除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

敢爲陛下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卽如近者中外齋
宿爲百姓請命冀下沛澤以成麥秋卽釋滯囚斷庶
獄繪監門之圖徇嘉桑之請猶未足以上叶元載下
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兩尚書矜神咋愕道路嗚咽
未聞有一臣寮敬申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兇蠲
冤解網贊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仁優
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
氣不揚隨風茅靡至於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繫
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

氣行於臣隣則臣隣興作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
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阻君
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其大不爭於其細今大
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可喜之臣則臣無一可起
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一遏阻之日威順
反施貴賤倒置是以姦昏互煽叛逆蜂起四方潰決
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爲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
不語使陛下焦勞於上百姓輾轉於下諸臣括囊其
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違道然受

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遠
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蜚語之諷自顧惕然無
以自容其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諉卸
之端後者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遠媿古人臣
何知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
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忠以垂
有懷不盡之戒臣擊壤荷榮沒齒無怨謹此奏聞
給事中姜埰宏作人之化疏臣讀易之賁卦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自古文章與獄事不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
盛美爰有復社之名敢云人盡才能要而論之闡明
經史銳情講誦其間卽有二三之士懷古憂時慷慨
持言扶進正論觸犯威嚴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
時非盛世所宜諱也如以爲分外狂瞽宋臣范仲淹
不自其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乎乃自罪輔承祚
衣鉢事類坑儒不曰誹謗卽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
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乎罪輔固未之深思耳夫所
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事苟害治縱使

臧否亂靡有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言
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草猶有屈軼宋時太學
諸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壅塞專固嚴猛迫促民力
屈絕當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
言而文章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差矣
大臣返躬循省豈盡無過若空言賈罪立陷阱機卒
使投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橫議申屠絕梁
碭之踪抑亦過矣且罪輔亦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留
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簦之時朱紱簪筆之日總此

人才國家累世育養幸有經術湛明之儒指陳切隱
裨益上理士苟不攷古今治亂之端當世得失之故
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忤
權姦者輒爲狂生幾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
此也學校可輕始而畏讒口者繼而諱文事師儒可
罷始而廢社課者繼而壞文運其於皇上豈弟作人
久道化成之治不大傷哉目今鄉會兩試正文消
長之時伏祈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爲危
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社之禍始於周之夔之誣訐

張溥也張溥一代著述之手砥礪名行折衷古今不
幸齋志以歿天下惜之昨見臺臣劉熙祚疏請表章
聖學幸蒙睿鑒併祈皇上予以易名之典以重文學
之臣詩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臣爲皇上頌之矣
崇禎十年中允黃道周求言省刑疏臣自計此生應
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欲
求一靖獻不可得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言
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沉眩二十餘
日時科臣陳昌文與臣同病竟死令臣當日死則亦

死矣縱有忠言誰爲白者臣迂蒙寡特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懇懇欲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爲禮樂以治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繅緹纓羗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爲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宣王側身憫下之至也感獫狁蠻荆而修政是爲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莫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裔狄寇攘未可頓服所當深維其道講求其故考證詩書以鞏其後齷齪瑣入安足共圖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他亦曰能愛人安民而已共

工伯鯨身亮天工使土水不治人民不治雖明神之
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弘宥蓋有身任重寄
七八載罔效尙擁權藉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
澆固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
今生民塗炭朝不及夕一夫晨呼百臂齊奔而東西
悠忽若此是有道仁人所倚席而廢箸也臣觀陛下
每值天戒輒避殿省躬率先群下此自古聖主所未
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有得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
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

猶之空土所應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召禘
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
州縣承流象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否皆視
當土之心氣當土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
靜當土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土之
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
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怒色
乎積漸以乘國無是非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
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

駱上樂鏃覈則下樂嶮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今天下巉險誣賴之徒群聚京師烏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俯首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繇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斂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右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爲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維懼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爲智

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于戈控攘之中尙曰與劉宋章棄講仁義究道德以爲戰勝之術今公卿卽多暇而邊事東蠢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踪塞兌不言人過然私誦聖賢之言以爲清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責至人忠恕以恕僚及隍

下慈孝卽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養驕無觸乳之憤陛下敦睦卽雍享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彊寧保天下四海無一蹴芻蕘馬之事自下伏暑將徂凜秋且至最要者在安慶厲師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襄鄧之賊勿以若撫若勸諉之道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爲截伏揚堅之策勿以若棄若存復成殘注最便者在因士氣方朝開兵衝州縣另爲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

掣簽分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批鱗強項之臣使爲秦豫襄廬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戶分畦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證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爲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慮諸臣之詭譎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臣自未病前觀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鴛首參火之分三辰皆

火也又以朔夕合火宜修平火政稍節威光使火不爲厲明春災惑在於大火徘徊氏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悉慈戎務漢臣蓋勳曰寇在於外而內陳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歷理深明天道握璽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敝於兵餉刑獄之下乎臣草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濱死思一聲所懷非敢一毫感憤輕談時事惟陛下垂鑒憫其孤危惓惓冒昧乞賜生還冀遂首邱臣無任感激之至

崇禎十一年給事中孫承澤微臣入告之初疏臣生長輦轂世受國恩蒙皇上親賜策問拔置刑垣感激無地今當受事伊始因思以職掌爲報稱首先刑獄蓋治天下之道惟禮樂兵刑如刑失其宜召爲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優之政故古聖明王莫不慎重刑獄或曰折獄致刑或曰議獄緩死寬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惕雷電之威非取必於姑息也如服其心殺之而不怨書曰五刑五用言貴當也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爲非往往自枉法網而大小

臣工或不自愆慎辜負聖恩間置一二於法以明朝
廷之憲典其在乾剛獨攬天下臣民誰不感極而惕
息哉臣去年留考在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
得釋者千餘人路傳巷語以爲聖朝第一美政不特
此也出學臣袁繼咸於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寬刑
臣鄭三俊道臣曾櫟於私寓而不以一事沒其生平
矣卽令堯舜復起不能有加臣仰體皇上之心必欲
仁覆之心也刑罰其不得已而用者也凡司刑諸臣
或拘於文法輕重不得其所麗而皇上以大明照之
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猶是明法赦罰之仁心也而諸
臣或妄相揣摩過於疑畏以是有經歲累旬不敢卽
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寃耶故臣曰臣子
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圖屏之中羈繫將
滿其中豈無寃抑實干天和伏乞皇上憫此愚蚩弘
開一面立赦再爲清理其徒流各罪速令遣斷其人
命非下手姦盜無原贓務令真僞立分則所生全又
不知凡幾矣至於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各
有應得決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而不卽定

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爲解網也是留獄也
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竊意章疏朝上而
聖斷夕報可也卽臣工果有真知灼見爲當而非以
私徇非以臆決卽皇上以爲不可而再三補牘聖明
亦必不以爲瀆聒也盧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克
厥愛者聖明如天之仁也寧有成心於其間哉臣見
邇因星變致勞皇上素衣避殿實圖修省則清理刑
獄實弭災之大端也臣在刑言刑直據所見伏惟皇
上採酌施行

崇禎十六年給事中龔鼎孳請罷詔獄廷杖疏臣聞
虞廷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乃其
大要不過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是夫刑之
與教至相須也近者恭誦聖諭以天氣炎蒸省釋諸
獄犯復於中原被兵之地特頒赦詔嘉與維新赤子
投懷聞者歡動臣於是舉手加額曰大聖人仁覆庶
物亦何周至而惻怛也卽有虞欽恤曷以加焉顧小
人之納溝可矜而君子之雉經尤痛其教戒之則君
父之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過南都士

大夫爲臣言詞臣黃道周蒙恩放還時下體褻殘以杖助履臣爲淒然淚下夫道周之清操力學夙荷主知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聖慈之特注者又近者建言罷開元姜瑀二勳臣受刑亦復類是使其當日死則又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大恩之普及者故臣竊謂扑作教刑雖盛世所不廢而當建鼓置旌之下寧期過慎以恤群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其廉恥使知自惜也陛下比年來罷告密而人慶更生清積獄而物無冤滯惟茲詔

獄廷杖尙有待乎推慈夫祖宗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置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大姦巨慝謀逆僭亂之徒非獨爲臣子語言狂譎設也後雖駸駸失其初意乃典要所在必以俟諸不世出之聖人今亦望陛下謹所以用之而已昔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唐太宗謂魏徵曰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夫太宗中主耳所言若此遂以成

貞觀之治矧陛下淵虛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諸臣蓄縮苟且擇便圖安輒自爲是頃者士氣日就茅靡人心日見頽喪母論裂麻還詔事不敢爲卽伏閣犯顏亦云希覲不肖者樂爲阿比而賢者并習於歛藏其始或止存乎懷刑而其後必盡趨於持祿波流莫砥可爲深憂易俗移風是在陛下誠宜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滌其故心苟眞異狀難寬不妨付之可敗至於榜笞屈辱實冀蠲除允若茲則士之廉恥立廉恥立則忠孝生忠孝生則智力畢奮純鉤湛盧亦其不

折者可使耳善乎臣同官陳燕翼之言曰今日之兵必非持戟武士也天下之守道守官却金遠佞者卽陛下之兵每念斯語憶焉汗出鍊鋼繞柔亦在乎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斯至仁也極乎仁之效刑措可致而貞士守道愚夫慕義無復詭隨僥倖之謀世道其底於醇理乎

崇禎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論寬緝事止遣緹騎疏臣讀勅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於日詞烈如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颺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

初無所謂緝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於明料無陰許也後來以肅清輦轂則有東廠然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緝事之門鞠爲茂草而亦未嘗有姦宄之滋故元氣日培士氣日張邦隆之業曷有過哉今幸我皇上聰明神聖即委任緝事亦無有炫日月之照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爲假番即假稱東廠則魂魄俱搖況其真者乎此由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比較事件則番役即懸價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爲姦盜

喜齋春思錄

卷四十五

三

而賣與番役則誘者獲利挾仇忿以首告而証以惡棍則挾者違志厥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數矣嗟乎設阱布罟以待魚鳥人猶哀之況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喙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其不卽罹吾網羅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今冒昧一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暇顧也伏願皇上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息皇上勿急於求彼亦不必急於得皇上

惟恐其冤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殺匪惟輦轂蒙樂利之休內外關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罪國法難貸皇上勅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爲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溫秋嚴皆爲聖恩固安所逃哉若緹騎一遣有賞著家門破散無賞者地方歛餽衛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而天威所遺跋涉遠來彼自爲長途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則留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劇惡聖

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臻仁壽防有害之政以維平治惟我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之矣

訟理

洪武朝主事王國用爲李善長訟免疏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尙未可知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

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宮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摧頽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

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安然都無形跡而倏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知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枉冤延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

者臣恐懼愧耻忘其疎賤冀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
鑊無恨疏入不報

大學士張孚敬救張延齡疏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
積誠上悟聖心罪當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無言臣
受恩深重惟應死報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託臣有
心膂之寄臣不盡言以明是非則臣負恩罪莫贖矣
伏蒙聖諭謂延齡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乃包藏禍
心謀爲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皇伯母傳諭緣示臣
等作速議處因注司會問招詞未成不敢輕議十四

日伏蒙發示會問招擬臣又覆看得張延齡殺人罪
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
上請非以其真有逆情尙敢以孝皇帝懿親求皇上
宥之也隨蒙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爲我皇祖保
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尙處死況懿親乎臣伏讀戰懼
之至臣伏思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真與不真行法當
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
孝宗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聞
之武宗彌留之際皇上迎繼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

託昭聖皇太后懿旨。拿人輒自處斷。彼時威權內外已震擢矣。迨夫皇上嗣統。閣臣等乃輒敢以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凡在朝者靡不翕從。昭聖固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皇上爲當然。以致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罪。以誤昭聖也。彼時臣初爲進士。未嘗受皇上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嘗識臣。爲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重。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昭

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誓此心至死靡他。也。今者延齡之事。臣觀內外大小臣工。俱默然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孰是孰非者。何也。實皆幸皇上今有此舉。以爲恣由議大禮中來。得皇上誅滅延齡家。俾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皇上之過。以爲臣及獻夫陽爲解釋。陰爲佐助。以重臣二人之罪。莫逃於天下後世。其設心如此而已。特聖明偶未察之耳。臣

連曰伏思延齡殺人之罪誠不可宥皇上卽殺之無
得而議其他也如臣前議以處延齡或置之南京不
得留住京師以滋惑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於
皇上者不過於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况臣
爲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有逆謀
而臣得見之真卽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滅之
又敢爲隱匿之自甘爲叛逆之黨乎臣詳招所稱曹
祖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
涉妖言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爲也而况謀逆之罪滅人
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未真豈敢妄爲議
擬無所可否而重爲聖德之累乎臣又思皇上此等
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國家憲
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聖明亦必自
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皇上召臣催勅內云自
卿去後切軫朕思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
涕哽咽臣思皇上所以思臣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
之心豈惟皇上鑒之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

誕生皇嗣國本綿長萬加嘉慶或以臣言上聞聖母亦必欲皇上寬法以處廷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法族滅張氏矣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言之也切伏乞聖明鑒察

萬曆朝趙錦請矜宥張居正疏臣等連日廷議盜莊王次妃王氏所奏及湖廣巡撫李江勘報已故大學

士張居正并其所犯事情議定將會疏上請退復相顧追維往事念不可不一聞於聖王之前方聖祖肅皇帝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叅幾務每不能仰體聖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私其子世蕃復大爲姦利於是中外切齒言者四起而聖祖方旋悟放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忿恨不已至謂世蕃有謀叛狀於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重干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爲株連影捕旁搜遠取以足之

聖祖以爲此所籍世蕃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于無辜之民間閭之間至今瘡痍未起哀怨未平今日久事明世蕃實未嘗有叛狀而徒流毒江西一省之民論者亦嘗謂其時大臣未有能爲聖祖一言之者臣等每切恨之今居正受聖上特達之知心督之寄其際遇實倍於嵩而復不能仰體聖衷深圖報稱以至自干罪戾臣等亦何能爲之諱聖上量同覆載明並日月今所議勘處事情亦萬不至如往日世蕃之貽患亦復何言而臣等中居正所忌擯棄退處有年今

幸遇際聖明復得拔擢至此原其私心亦豈得盡無怨恨爲國家計又不得復言其私心居正之家臣等不敢謂其一無所藏然比之馮保萬分不侔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今居正之罪遽延日久卽有微藏亦多散滅今人心憤恨言常過當而聖意所向鮮克自持萬一復有世蕃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世蕃萬分之一而其流毒三楚更有十倍於江西之民者臣等又常見嚴嵩敗後閣臣多顧念後患不敢復出身爲國家任事居正自以受皇上深

知不復顧念而毅然引爲己任今復過爲懲創則後之爲閣臣者懼矣故臣等以爲欲無阻將來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寬於既往欲無流毒於全省無罪之民則莫若曲貸乎一家况居正身死名敗生平所蒙爵謚位號與其子弟官職悉從褫奪亦足以正其罪惡而垂戒於將來矣臣等又就其罪而觀之其過爲操切壟斷富貴決敗名教以致四海怨騰而國家元氣爲之日消者種種有之然實未嘗別有異志而其受先帝顧托翊戴皇上於冲齡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其功亦有不容於盡泯者倘蒙俯垂體察特賜哀矜不
忘徹蓋徹帷之義亦足以增光聖德曲全國體其爲關係豈渺小而已哉臣等竊恐後之追恨於今亦猶今之追恨於昔故不敢不預爲皇上一言欲乞俯亮臣等區區爲國之心留神察省

崇禎三年都御史易應昌議喬允升罪疏議得刑部反獄一案聖明極其加意臣等無不嘔心伏念事堯舜之君不敢不以祖宗之律者臣等犬馬之誼素所自矢也臣等猶憶失獄之夜寒更凍燭徬徨而起莫

知所措明旨闖城失火幾成大變安危呼吸豈不寒
心天語一提猶堪骨凜所幸者聖明先事綢繆無所
不至故死賊無端欲逞人心有恃能安斯固祖宗之
靈聖明之佑允升等所以至今餘息者皆聖明之賜
也然使有律可引卽不然有例可比臣等奉旨何難
另議惟律例無可加重是以問刑諸臣盡相對闕筆
前疏披瀝具在御前皇上言必垂謙勳而爲法卽如
先朝失獄尚書侍郎止奪俸臣等前日猶必援之上
請者曰此肅皇帝成憲也則今日允升等之徒杖他

日亦必有援爲議者曰此因邊警而別論我皇上之
成憲也顧臣等前疏猶恭請天語申飭後不爲例誠
以祖宗法律爲萬世法程今日遵律文正以遵祖宗
遵皇上也臣伏讀漢史文帝書行中橋有人從橋下
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張釋之奏曰此人犯蹕當罰
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回不敗傷
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之公共
也今法如是更重者是法不信於民上曰廷尉言是
也文帝在三代之下纔稱中主然此事尤爲千古美

談况臣等恭逢堯舜之君敢自遜釋之以傷皇上平明之理哉奉旨之三臣何敢無說而處此提牢主事敖榮繼初以律應杖而議杖引例改徒一年今請加一年爲滿徒三年尙書喬允升初以律所不議而杖既引例改徒一年今請加一年爲總徒二年蓋明旨遇警縱囚自當別論固輕重有權之意也侍郎胡世賞本以推遷出署又以擒夷效力前引同僚犯公罪不知情者杖八十更難再議矣獨臣等叨爲皇上法官謂以守法爲官今一加再加一時以奉命爲恭皇上異時垂睿憲章問臣等應執爭今何不執爭畢竟無說之辭仍乞特頒天語後不爲例臣等前疏所請終不敢不爲皇上請者

主事徐爾一爲熊廷弼訟免疏臣竊惟今日恢遼久無成績者由刑賞不平人心不服而最大莫如熊廷弼一案矣夫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賊天下幾謂其罪無疑律矣乃臣按當年疏揭塘報轉覺罪無一據謂廷弼不死守右屯而是時廣寧兵三十萬糧數百萬盡入王化貞掌握廷弼止留援遼

兵五千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化貞方無日不言
進戰言滅敵而忽同三四萬遼民轉瞬盡潰當是時
得此五千人不同潰足矣而弼罪安在謂廷弼不見
事機乃當其接邊時已疏策必有事最後與化貞共
事化貞仗西敵東而弼云必不可仗化貞信李永芳
內附而弼云必不可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
中而其如當時廷臣方信嚮化貞轉責廷弼不能和
協撫臣何也而弼罪安在謂廷弼責在經畧而經畧
無其實如屢疏原派兵馬不與而部覆又高閣束之

知云名是經畧便主持由我則昔以有名無實而指
爲擁虛器抱空名者豈獨一經畧哉而弼罪安在謂
廷弼殺戮太嚴而當時節節潰逃節節姑容法紀蕩
然獨廷弼至遼始鳴鼓集眾斬逃將三人曰劉遇節
王捷王文鼎貪賄一人曰陳倫又陸續斬逃兵數百
人而軍心帖服無敢叛者豈非事理必當如是耶而
弼罪安在臣按唐郭子儀李光弼之討史思明也旣
與九節度之師同潰自應收拾潰兵扼河陽橋勢必
不能以河陽一塊土爲尾生之柱坐受恩讎枉縛今

計自廣寧而西僅山海一重門延強不趨扼何待
且能全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面付化貞正與慕
容垂軍三萬獨全事正相類豈得與化貞之獨握兵
馬而誤用西人誤信永芳以致潰敗者同日道乎可
謂勞有足矜當三路初陷時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兵
逃民逃將哭道哭惟餘遼陽一空城矣廷弼經理不
及一載俄而迎拒敵兵於橫河之上又於遼陽城下
包輒鑿河刻柵埋砲屹然樹一金湯令得終竟所施
何至舉榆關以外拱手授人而其如廷議慕叟不得

使少安其任何而今俱抹殺不論矣又當廣寧再潰
時試問在廷諸臣幾人留眷屬在京守關諸將幾人
敢寓目關外乃當關者慮姦細混入閉關三日衆心
洶洶廷弼至關盡勒卸刀馬在外洞開放驗凡二百
八十餘萬人令當時鎮營無人分處無法致此二百
八十餘萬帶刀乘馬蜂擁入關不知此日關上風聲
鶴唳之兵作何景象在廷不留眷屬諸臣作何鎮定
而今又抹殺不論矣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才既
籠蓋一時氣又凌厲一世人望之辟易揭髮紛紛致

樓眾怒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道耳然夷考當年爲廷弭鳴冤闕下如閣臣韓爌部臣周嘉謨科臣惠世揚臺臣周宗建等皆濟濟名流也至督臣朱爨元亦百南勞臣聞廷弼按斬輒嗟吁懊喪數日臣時爲屬吏耳聆最真而聞廷弼被勘被逮時天日無光此足觀近臣所主遠臣所爲主上干帝天之怒下灰將士之心矣今恢逾久無成績疑正坐此伏惟立賜昭雪爲勞臣勸

崇禎三年閣臣成基命救立決科道疏適文書房呂

直到閣捧下刑部等衙門問擬杜齊芳李長春等二
本蒙諭臣等看過付會極門發行臣等恭誦聖旨嚴
責確當卽欲將齊芳長春二犯會官取決臣等不勝
悚惶仰見皇上明作求治飭法懲欺二臣自作之孽
夫亦何言然臣等竊有請焉按論罪至於大辟大辟
至於決不待時乃法之至重而無以復加者也今二
犯此律未免稍過夫罪浮於法則人皆仰覆載之寬
而其罪狀因之愈著法過其罪則人皆惕雷霆之震
而其本案反涉可矜在皇上聖懷特深有憤於積玩

習欺之莫挽而刑亂用重既係積習則因仍已非一日沿重亦非一人彼二犯獲罪乃在未經嚴惕時耳今日布此一番斧鉞凜此一番天威亦足使人人戰越濯惡洗心亦不敢再有輕犯者矣臣等非輕爲二犯求寬但求皇上少假須臾再行擬議蓋祖宗之制雖其正犯罪無可矜疑者猶必幾經質審再三覆奏總以事關重辟不妨過詳慎也臣等不敢煩言祇願皇上俯加熟籌而芻蕘愚悞倘亦微有可賜鑑納者謹將原本舊留閣中恭候皇上明示施行成公拜疏

後復入會極門長跪至日晡上意解各官俱荷遣戍崇禎三年黃道周救閣臣疏臣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瘵曠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今有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蹇謬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與歎也嘗閱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寮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槩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容默至

於今日者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值明主媿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梏銀鐺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是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也今曩輔所坐昏庸踈率爲罪督拔緣耳督臣受劔制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閫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此於鬼薪城且奚加乎先是輔臣張居正嘗以邊功得底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爲不忠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勝負何常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瑕罅閫臣後以邊臣有事必撫閣臣隻語單詞爲質則是使綸扉之內割邊牆爲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踵者惟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北伐心疑丞相阻廣利之師故一旦破法而誅屈氂今

東疆之圖未有定筭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墻之案者而獨斷然快意於一曩輔曩輔既無欵碁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百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繫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哀颯若此誰復爲擔安攘之譽者乎爲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上賤破貫今巷議謬侈謂殺曩輔爲毛文龍報仇朝廷自爲人神據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旣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閹臣權絀

故殺一閹臣爲毛文龍報仇猶可爲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閹臣爲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宰輔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連翩逾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鯨貽禍滔天浮沉九載寧無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繫縲煩臯陶之聽也人臣事主自堯舜爲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卽欲整齊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應自陳者各陳時政考詢虛沓因而澄之何材不服

卽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乘韞瑞之期綱舉數條
別貴賤輕重親渙德音則頃刻釋滯嘉與更始使天
下噩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之武何必囹圄憤盈孤
卿駢首合四夷傳者咸謂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
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
閉戶半生獨立無徒於萬物無所畔羨臣而不言誰
當言者臣於鼻輔未有三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
人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損於國臣不自揣量誠不忍
容默負堯舜使後世顯士笑明時無人疏上道周被

謫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謫臣
恐海內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柔前府尹劉宗周清恬
耿介道周旣遷謫承貶宗周以骭麟投間天下本無
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

右通政徐石麟救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臣備員留京
奉箋八賀聞關驅馳顧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千重甌
脫幾輔以南三時不雨澤鴻遍野量整幾半人畿以
來知我皇上精心密禱仰格元穹而雪不封條雨不
濡軌竊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太上而不及下

濟法不得雨地道太卑而不能上行亦不得雨茲之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無當漸成釜鬯之形致有鬱攸之應與正欲以尙德緩刑霽顏納諫仰塵天聽然後陞辭乃本月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族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累朝致位正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負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晉事神祖歷著勞勛追事

皇上亦已十年於茲矣一生風力屢垂姦鋒四壁蕭然素標情骨臣親見其爲南戶部時力參不職司官精釐錢糧蠹窟皆夙蒙皇上鑒察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昔頓異一至於此恭繹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責備於三俊者惟是朋謀朦蔽巧行欺罔爲人臣者有一於斯當身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耄諒其性植孤忠不敢出此今爲司寇僅備敝衣一篋爨烟不繼下理之日姦胥繁役酌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尙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復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

之至於朋膠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卽囚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備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狂狴譬諸犬馬曾不得蒙蓋帷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常之與有當亦拊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皆以得進助階爲榮而俊獨以寇虜未殄爲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闕考成匍匐就道向令此時得蒙皇土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爲三俊者今日尙得與田

夫牧豎歌詠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爲熙朝優老盛事高尚美談而竟以遷秩之隆恩醜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於圓扉爲滿卽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况問擬楊於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於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

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鈞鍊爲精神而反負皇上法天慎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榮曠蕩無期曩臣未逢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得從釋繫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席藁候訊俾國法凜然仍無妨於國體君心廻照卽仰合於天心臣卽受出位妄言之誅彌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

御史李右讜救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臣見戶部尙書畢自嚴因鄭友元代輸金花銀兩奉旨着法司提問

輦轂之下無不驚駭旣而自嚴因服匍匐往詣狂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覩其回話一疏於友元之代輸屢奉查核明旨乃當日浮寄緣故意未明白剖陳皇上責以欺玩而立下之理眞所謂自貽伊戚也但思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於刑慎獄尤注宸衷今自嚴於六卿之內首膺宮銜非小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聞曩時邊警倉皇籌畫儲糈毫無缺誤又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人議所謂職事官三品以上及大將吏

守職奉公議貴議勤均似可以比附者且以事情虛心推究友元執中考選輸銀侍進罪首也自嚴始緣護惜繼成支飾罪次也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淪圜土輕重已似失倫矣且自嚴年旣衰暮病復纏綿憂鬱煎熬必致委頓知或溘先朝露卽異日者終徼皇上解網之恩欲溥被以自新其路奚從乎臣幼誦漢臣賈誼之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加以繫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聞谷永

之告其主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誼之語蓋爲漢相周勃之逮繫而發永之疏亦緣陳湯有定西域之功而以言事下獄也卒之兩主轉圜以聽矧皇上堯舜比隆吁咈無間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槩置不問第祈皇上稍示寬容豁其圜圍俾束身私寓俟友元解至日同治以應得之罪庶於三尺之法大臣之體兩無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泣乃四序之恆經風雨雷霆繫神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

已覺庶類不堪况乃摧擊頻加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今春以來九列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以清詞蒙褫今復摘至再三其勢必將抱憂我皇上量同天地恩猶父母震疊之所施原屬生全妙用但看過矜愚嘉與更始實羣工之所共祈而非一二人之私念也又臣於自嚴原非同鄉亦無舊識上年以帶解新餉誤忝經年無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自不敢以私隙而嗾嗾處此也疏上不允吳甘來復上疏曰自嚴之罪豈獨在蒙拘哉數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八之年匍匐入獄萬一瘐死使人譏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次日遂釋出

崇禎十三年監生冷仲吉救黃道周疏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况當天威震怒誰甘以身試法第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損一身以成君父之德如孔璋代請於李邕郭亮伏鑕於李固皆志本於誠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適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皇

上察而誅焉日者黃道周因薦被逮廷杖之日臣工
飲痛童姬墮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
怕死之葉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爲
驚心此真皇上從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
極痛自此人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
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
母至極怒終不忍死視其子觀其鞶帶哀號之狀未
嘗不興憐而思痛焉皇上好問好察過於古先哲王
又銳意太平勵精圖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

有一黃道周而搏執慘辱置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內
之所期望也臣觀道周通籍十載半居墳廬自躬耕
樵採而外稽古著書晨夜不輟宗黨憐其貧鄉里推
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學力止知有君有
親幸已遭遇聖明亦欲發抒所學雖其言嘗過戇而
其志實純忠當酷暑萬里銀鑰就逮時囚服草履飲
水啜蔬士紳挽繫幾不得行道路見者莫不悲嘆今
聞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圖國圖屏爲
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此天下

之大小臣工至於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草芥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緘嘿以需時小臣畏縮以全軀使皇上所以教誨裁成之意不能大白於天下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墮其職業不忠不孝墮其家修皇上方嚴典刑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直孝而一旦顛躓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內爲善之志乎今天下之人謂殺道周以

激奮樞輔而樞輔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緘閉諫臣而舉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違法堯舜奈何智出漢唐賢主下臣讀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之禍蓋惟君子有聲氣不謀而應其求不齒於人類者則從而誣之三季之王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摧士氣失民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

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鑒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清忠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爲小人所快心卽殺臣狂妄實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母堂有未葬之親殺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爲者謹席藁願從葉廷秀之後惟皇上幸照察焉

崇禎十四年司寇劉澤深擬譴黃道周等成疏看得黃道周之罪前議烟戍議永遣總不足以蔽斯人之辜者則以道周爲人僞學無補於時妄議足灾其身

聖明在上崇正息邪固難容此堅僻僞辯之徒也涂仲吉解學龍葉廷秀薦之救之事雖不同而曲比道周之情則一與馬思理董養河等各照原擬等因案呈到部該臣莊誦聖諭仰體聖心恨不卽速擬爰書之爲快也第道周沽名釣譽之矯情迥有蔽賢之深罪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之矣到此只有一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愼也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罪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

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體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爲植黨道自上一疏空言無當睿照一臨肝胆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與而今且斥之短之道周亦不與之較而日惟禱祝聖壽怨艾無已烏有所謂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於左右諸大夫而窮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爲可

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案乎臣仰見我皇上於去年行刑時卽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傳旨免滿城老稚舉手加額祝頌無極今皇上豈有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渺識所敢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章妄詡委屬乖謬但疏舉循例非敢創行烟戍足蔽厥辜徐仲吉等昏昧庸愚妄行取咎仍照原擬至若

某等項肯相接比肩事主豈無臭味相關一當利害
反面攻擊若將浼焉翻覆變態薄似秋雲縱不相干
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薄懲

崇禎十一年錦衣吳孟明回奏鄭鄭杖母疏臣查在
衛見監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起係李
皇親家人皆正在寃擬例難保候其鄭鄭一起係崇
禎十年二月奉旨到衛前任鄒之有未經寃問董現
於本年四月接管曾以鄭鄭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
奉聖旨鄭鄭是否真病着責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

斃董現不得辭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自蒙恩任事
以來每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屢據醫官馬龍圖呈
稱犯官鄭鄭久患癱瘓手足戰搖不能轉動臣復差
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臣隨嚴批
醫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寃結去後偶一日會協理
陸完學稟詢鄭鄭病勢如何臣對以病尚未愈臣因
問其杖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自負才名既藉門第
踞傲放肆得罪鄉邦死不足惜其杖母之事非其本
謀臣又云既無此事何以故輔溫體仁以此告人完

學又云此事最爲可宥鄭父鄭振先家有箕僂能發人隱事一家崇奉無不皈依有過失皆遭撲責謂之戲侮自振先夫婦至鄭鄭以下無不皆然不獨鄭母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氏受杖係振先之婢動刑想懷宿憾杖之太重以致吳氏生疑杖時鄭鄭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救饒事則有之實非所挑激也協理係臣鄉舊公祖與鄭同住府城知之必真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訊之臺臣王章所言與協理相同臣因思鄭罪案原在誤奉箕僂至於杖母一事

據二臣之言不係鄭主使則鄭罪不至死矣

崇禎十六年間臣公球舊輔揭過蒙發下刑部一本係會議罪輔周延儒臣等凜奉嚴威俯鑒覆轍方負罪惕息悚媿不遑安敢昧死代爲籲控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體臣之至深恩異數千古鮮倫爲臣子者忍於比匪行私于法網尙敢以國體君恩求寬於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卽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論但其賦性寬疎

以致門客宵壬乘機假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
卽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賂彰聞疵垢多端天鑒炯
然罪安所遣部院以烟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
出奉命卽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帶
亦不無微勞可憫倘蒙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則
雖蓋之恩同於覆載非臣等所敢冒微也謹擬票進
臣合詞密請伏祈聖明鑒裁施行初七日奉御批覽
卿等奏揭朕心惻然但延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
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姦險營私納賄及親履
有旨了

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臣欽奉明綸清理刑獄因取
各犯審時所投狀詞一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係未
結各犯官侯恂傅宗龍等臣數共六十六名內而尙
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撫按道府州縣等官
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此我國家歷朝之所無而

何近日犯法之甚衆乎孰非我皇上作養之士而枚用之人哉析圭擔爵已爲榮矣作姦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爲異詩書誤人耶當點名挨審時臣責以臣子大義凜以朝廷大法皆俯首叩頭恩赦案前自怨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今察各招凡內外文武約有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爲我皇上陳之一原任尙書侯恂原任司馬倪嘉慶夫屯豆借還之數已經改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追納其司官賄差一節力辯皆爲懸指兩案牽纏

五年沉滯所宜蚤爲分案酌結者也一原任尙書傅宗龍當撫蜀則功績亦著在中樞則籌畫多疎惟哀籲其一時疎率之差實不敢有貌抗拒撓之意所當速爲酌擬者也一原任順天府丞戴澳論人無據祇爲博已之名事出風聞殊失入告之體所宜酌量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任巡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照爲撫則一罪各不同總之勦撫未見有效按法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槩論所當分別各招擬結者也一原任兵科宣國柱諫官職任糾彈爲何代

人私囑但逃弃拘提何時得至若審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爲結案者也一原任兵科耿始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三十餘萬之多似急公家而科叅有款又多有駭人所聞之事難免官謗但辯稱誰送樣銀有何的據旣說打死今何生存張仁原非快役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辯所宜再加研審請旨定奪者也一原任河南道成勇自負直意非爲傾排但言官原就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人所宜原情定罪以免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景琦事

出倉卒原非違法應奏不奏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也一原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贓數已有二千之多雙目皆枯已獲貪淫之報所宜勒限追贓照例矜釋者也此案方經欽駁自當訊其贓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授徑擬斬罪成招懼而賄求有由然矣但良彥之罪不至於斬况已雙瞽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口北道賀鼎據冊未完之贓多至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辯地方錢糧除去抵完欠數尚有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可酌擬

減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績浮薄恣肆虛見才情
剖厲過激乃其本色據其辯有十款法當立聽謂周
敬宋係堂上所親拔於司官似爲無與卽云旣講送
允然此月身在場中金玉係赤貧之傭安有多金又
非經推用之官爲何重賄種種矢辯所當研訊確情
再爲酌議者也一原任司官熊汝_以朱國壽_以日燦
場工俱有可原賄修似可實罪所當分別酌議各量
還職者也以上諸犯各殊幽沉則一所宜請旨下部
作速清理者此矣臣於審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焉有
而不忍默默然者一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一原任總
兵劉光祚夫出夷吾於檻車用孟明於三敗率皆成
功古今美談今之臣未必如管子光祚未必如孟明
而鼓舞磨厲可當一面未可知也

崇禎十七年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時事日艱人才
足惜疏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
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於是率同列伏闕而諫將
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諸諫官曰官肯言事天下太
平矣臣竊慕之夫德宗_以主也而城能克盡言職如

此臣生昌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駁之地乃遂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爲臣今敬頌言於聖上者有六人焉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湖廣巡撫郭景昌浙江巡撫董象恒科臣姜琛方士亮部臣尹民興也國維身任中樞大敵在門不能運籌制勝蚤紓君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維清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向年撫蘄大得民心總河數年道路梗阻運轉不匱有功國本特簡中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儻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況身在成所起授節鉞洛陽

已破無家可歸乃於山西士紳遍行借貸召募壯丁間道入楚以圖報答不謂中途遽有繫逮之命至象恒臣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績但聞緹騎到浙闔城百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觀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績可知姜琛之罪起自故輔今故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訊結獨琛猶羈滯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民興隨故輔軍前監紀雖無可錄之功亦無阿比之跡况還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案具在公論甚明臣既有知敢不陳列上請臣

尤有言者當茲內外多故時事日艱每見大小臣工
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膏血沙場或受鑽西市或遠
禦魑魅或星沈貫索蓋曩曩若若矣以致遇缺會推
扼腕之人既瓶壘之交罄亦襟肘之兩窮豈世遂無
材一至於此蓋天之生材有數長養之則出摧折之
則盡理有固然臣之敢於輕瀆宸嚴者又不止爲六
人情也臣垣前此爲請寬貸獲蒙重譴臣豈不知一
念之愚止以身有言責不敢不以人材當惜效古人
伏闕之義倘有一毫徇私市德之心則願二祖列宗
在天之靈顯極之此又臣所自信並求信於皇上者
也統祈鑒察施行疏入召閣部大臣出疏示之范公
景文極力挽回六人俱獲出獄國維景昌更荷起用
明刑

刑尚書馬文升疏竊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
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
乎姦宄故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皋陶典刑以誦之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恭惟
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八主之

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爲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懲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何則強盜之行蓋其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姦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英宗皇帝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

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此蓋專指律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三法司會審卽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強盜重情不在其內且強盜旣該不待時決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之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謂情雖輕而行

刑及夫處決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鬪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况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強劫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益兵刑二事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刑尚書林俊正法守疏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爲

分謫妄捏虛詞陷害善良事竊惟祖宗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竊細鎮撫司翰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繼相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姦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

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皇上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茲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虜戀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鉉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况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祖宗之法况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臣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鳳陽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又疏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

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喂養牢隻料豆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於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

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慎重刑獄鞠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卽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終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可勝願幸

又疏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姦貪潛運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大意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没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願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尙爲失刑今王玘等大盜豈容不付有司也成化間

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奉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况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規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亡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大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備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姦

屏息積弊一清矣

正德間刑部等衙門誅大逆以彭天討疏間得一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司禮監今降奉御自幼淨身景泰年間選入皇城乾清宮荅應歷陞內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內蒙改司禮監辦事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慮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不合滕破朝廷將各衙門大小官員尋事陷害以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來決打枷號充軍以塞言路選委

乖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瑾提督管事害人不時差
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民賢否過失所過地方重
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莫敢言瑾過惡正德三年六
月內欽蒙令瑾本監掌印管事瑾因權勢重大益無
忌憚內外百僚一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內
閣相干往往袖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捏寫旨意
屢更屢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
武官先於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內有今日陞職
若謝禮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卽起

用各處鎮守太監總兵巡撫副叅遊擊等官但由門
下出身者不拘貪好老疾一槩存留此外雖有知勇
廉幹亦就罷黜添設巡盜巡捕查盤等官騷擾天下
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朝覲公差鎮巡等官
俱要饋送少不滿意卽令校尉搜訪小過羅織重罪
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先朝革去護衛瑾因
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又將玉帶二條
送與寧府及差來承奉又准與南昌河泊所一處侵
奪民利激變地方科歛剝削銀兩饋送鉅萬入己以

至地方民窮盜起至今擾亂不息近年以來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等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稱瑾姪劉二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張大及聞市井軍民號稱瑾為站的皇帝輒起異心要得謀為不軌密令心腹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副私假寶印一顆令兩廣太監蔡昭潘牛置造弩五百餘張匿藏私宅瑾待時起手將小刀一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闈要得乘便使用擅差大理寺少卿周東等前往遼東寧貢等處丈量起科以致人

心不堪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在反賊何錦謀同革爵真鐸等將瑾激變罪惡刊印告示榜文各處張貼動搖人心謀立寘鐸為主殺死鍾守等官容匿不行奏聞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朝廷得知寧夏反叛頒詔天下慰安人心太監張永領兵征討將何錦捕獲瑾聞知寧夏平復惶寫旨意誇稱已功本身既加添祿米又將兄劉景祥超陞都督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備將瑾前項不法事情

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鎮撫司監候隨於瑾家搜出前項假置違禁衣甲牌面弓弩等件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等官僉將瑾各項事情條陳奏奉欽依將瑾等拿在午門前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各官逐一追問前情委各是實叅照犯人劉謹本以險邪謬膺重托盜竊政柄播弄威權擅斥忠良援引姦黨官爵視苞苴爲進退刑罰任喜怒爲重輕貲積如邱山人命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蠹國害民非止一事毒流中外惡貫古今祖宗百餘年之

元氣斲喪無遺國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盡自歷已往之罪已負滔天尚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僞造寶印而反狀已形私蓄甲兵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當速置極刑伏望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卽將劉瑾押送市曹明加顯戮梟首示衆仍將本犯招情并處決屍形畫圖榜示天下以爲萬世臣子不忠之戒

崇禎二年三月十九日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順逆

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那有常刑
法罔攸赦豎逆魏忠賢環掖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
智靈藉保阿初不過窺頰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饗
富貴使席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
時外廷明姦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
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員或秘策合圖扼利
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效首功倡和以極於
三封稱謂侵疑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
寶嗣登嚴綸屢疊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

功倒身爲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諍發姦指佞之封
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察旣審特命內閣部院
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悉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
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
正姦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禩其
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
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洵
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
假事請張無急恩讐而借題恭舉朕執是非以衡論

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尚念懲
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疏爲遵奉聖諭專竊惟尊無二上人
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
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於以防內外而肅
官府杜姦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璫魏忠賢狡誘
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
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婦客氏閹宦禁密結爲腹心
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

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徼無等之三封海議傳尊
之九錫亟開藩邸迫遠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
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碎已服上刑爰
書且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
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屬元兇
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聯躑跂人類豺
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蠲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
教孫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
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

經以懲惡中傳或擯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絃朝禮忍
比罪魁緹騎銀鎗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
殺人媚姦供嘔笑而效瓜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
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詠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
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
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誥附傾
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穿
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慄鎖鑰
釀白馬情慌之禍卽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

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域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
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
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
摧傷當道始禍適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
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兇畢竄國憲
用申惟是大慈旣羅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
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事關題覆公積
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於捍禦或編
摩效有劑調而又或生平材具自備慙慙猷勞蚤著

聖諭所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昭灑免臚姓名固明罰救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奉諭辭共矢公愼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肖本來之面目中消矜弁畢麗於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鬱三章旣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葛藤永斷閉姦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工邊功尚需嚴

核最可恨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微橫拜之恩其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虛錦敘捷齒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敘勞秩廕悉宜聽部削除尙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項欵分名姓及應得罪名開具於後統惟鑒奪勅下遵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崇禎十四年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劾犯官不入獄疏臣前待罪刑垣見大貪蔡奕琛一案具疏指叅此糾駁職掌宜然誠以事之最明確者無如此案也奕

琛曾官吏部賄賂公行賄罪輔一事一次三百金一次一千金衛招已明部案已定且奉旨王陞彥自招納賄何謂枉扳久在聖明洞鑒今受賄之人過付之人俱正法矣夫與者受者同罪從來定律也乃奕琛巧思免脫百計遷延謬以從前定案隻手可翻既借一丁煌爲煽辯之端又借一李化熙爲展身之計揣其意無非以一係本邑縣令一係本府理官情分素熟而不知耳目最真之專道路有口良心難欺奉明旨察奕琛受賄事情該府申文原以李化熙爲証何

乃又稱不知蓋已洞燭其微案前按臣察疏久下刑部備載該府申詳巡按鄧云中彥事有大老說情係德清蔡奕琛書云吳徵霧係探同年朱澹修之愛婿若婿卽琛婿也乞從寬政等語且吳徵霧口供蔡侍郎始事卽得銀八千兩叩而隨答未用刑威此係察明在案最真確有據者而奕琛故爲牽飾希圖展卸已經褫革高坐私寓試思祖宗之法有提問而不革職旣革職而不下獄者乎臣見往年刑部尚書馮英等一下部議輒投身法曹近如陳是集等再經革職

亦入狂狷卽罪輔薛國觀奉有特旨方許在寓候審
奕琛提到革職奉何明旨輒敢抗不入獄同案諸臣
李燦等提到而下獄棄有聲等革職而下獄此其事
同情同而下獄不下獄迥異不知奕琛包藏何膽而
藐肆如此也伏望皇上勅部察奏奕琛賄証已明何
故竟不入獄且奉旨確擬已久何故聽其狡延不早
結正暴其應得之罪破彼譸張之姦庶大法明而貪
惡知儆矣

崇禎十五年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劾憲臣殺人疏

竊聞律莫重於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於欺罔欺罔
者誅法紀昭然不以巨慙而或漏焉者也若原任副
都御史今陞戶部侍郎宋之普殺人一案臣不能無
說焉之普寓中死屍二軀潛行掩埋科臣袁愷忘桑
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據實入告其原疏中載掩埋則
有二強盜其知情則有蘓管家及麻面厨子事固已
如指掌在之普自應俯首認承束身就法乃膽壯氣
橫褻視法紀自恃身爲負嵎之虎勢同憑城之狐乃
肆口反噬堅言子虛隣佑總甲可以勢壓屬下御史

可以情囑若謂赫赫氣焰殺此二人止尋常事我但
言爲無誰敢執之爲有遂使輦轂之下通衢之間重
泉抱難訴之冤青燐有夜號之慘亦輦轂未見之變
矣且其死者或妾或媵爲臧爲獲據實招明法或未
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懾言官不知已目無君父則
其欺罔之罪視殺人之罪實更重也我皇上不卽置
之於理因科臣左懋第黃雲師尚未奏明今兩臣之
疏俱下臣垣再四參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
者不死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臣職掌所
關寧敢嘿嘿伏乞聖明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屍下
落嚴申欺罔之罪庶大法彰而人心肅矣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四十五

七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四十五

番禺林國春初校
南海孔昭燊再校
南海孔昭燊三校



